

【城记】

市井小院里  
一架碧绿的丝瓜

□吕允山

三十多年前,济南的市井小院里,大都有一架碧绿的丝瓜。那时我家住在大明湖畔,院子里每年都会种几棵丝瓜。一架竹竿或一堵矮墙上砸几个钉子,牵几根绳子,拉几根铁丝,便撑起了一片绿意。它那旺盛的蔓,绿油油的叶,黄澄澄的花,低垂的长长的丝瓜,想想都觉得是那么的喜人。

丝瓜给济南人当年那清贫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。它泼辣,无论你多么忙,只要在开春时,选两粒饱满的种子,挖个坑埋在地下,一准生根、发芽。有时间,你给它搭个棚子,没时间,你弄根小绳,把它往墙上一拴,它照样顽强地爬一墙碧绿,照样开花、结瓜。待它开了花,小院里生趣盎然起来,小蜜蜂嗡嗡地来了就舍不得离去,一头扎进满是花粉的蕊中,半天也不露头。还有一种棕色的小蛾子,是丝瓜花的常客。有时这小家伙只顾贪婪地采食花粉,全然不顾身后伸出一只小手将它俘虏。偶尔飞来一只白色或五彩的蝴蝶,更是惹得孩子们满院子追逐、捕捉一番。那时从南山里逮几只蛔蛔回来,放在自己用高粱秸编的笼子里养着,丝瓜花就成了它的佳肴——新鲜、香甜,是色、香、味、型俱佳的纯天然食品,还真够这小生灵受用的。吃恣儿了,它就吱吱呀呀的唱上半天。

这丝瓜架不单是清一色的绿意盎然,一根根翠绿的枝蔓上,全都挂着黄澄澄的花,清新艳丽。摘一朵在手,毛茸茸的,就像丝绸一样滑润。丝瓜花苞一簇簇地挤在一起,却从不争宠,约好了似的玩开花接力赛,一朵黄艳刚发蔫,另一朵便蓬勃地张开花瓣,沐浴阳光了。从夏到秋,那碧绿的丝瓜架上,始终簇拥着满满的黄花。更为喜人的是,金灿灿的花儿下面,左一根儿右一根儿地垂着水灵灵、鲜亮亮、挖擎着一层绒毛的瓜条儿,给小院的人们带来的不仅是诗情画意、清新悦目,更有丰收的喜悦和隐隐的成就感。炎炎夏日,或是街邻,或是家人,在丝瓜棚下,掰一块低廉的茶砖,摘几朵新开的茉莉花,一并放到茶壶里,一壶新烧开的泉水,高高地冲进茶垢斑驳的提梁大茶壶里,廉价的茶砖顿时溢出来诱人的香气。其平和、清爽的意境,画出来就是一幅市井消暑图。“寂寥篱户入泉声,不见山容亦自清。数日雨晴秋草长,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闲坐泉城市井小院,听泉声,嗅花香,纳清凉,品宋代杜北山《咏丝瓜》诗,自有一种现世安稳、悠然自得的情怀在里面。

种丝瓜还特实惠:夏日为你遮阳,秋天到了,那一根根碧绿的丝瓜,从头顶上垂下,下班回来摘几根,刮皮、切片,烹上辣椒一炒,清爽可口。若是再烧上一锅丝瓜鸡蛋汤,细润滑嫩,全家人一准儿喝得锅底朝天。听人说,南方寺庙斋饭里,有一道丝瓜汤着,名曰“紫竹蓬池”。汤色雅净素淡,滋味清鲜醇美,自是油炸烟熏所不能及。据说一碗佛家丝瓜汤,缓缓饮下,会谈忘膏粱厚味,尘世里百般忙乱焦躁的心思,渐渐平和下来,见山是山,看水是水。只是我等凡夫俗子,只知道丝瓜好吃,没有那么多的禅意。

到秋后,百草肃杀,树叶也落了,那一架丝瓜也枯黄了。于是将丝瓜蔓扯下架来,有时你惊喜地发现,瓜蔓深处竟藏着几个硕大、干枯的丝瓜。剥去干枯爆裂的外皮,抖落一粒粒黑色的种子,那丝绵般的瓜瓤是刷锅洗碗的佳品,既去油又环保,自然比如今的什么化纤百洁布、含锰钢丝球好多了。直到今天,母亲烧水的壶里始终放着一块丝瓜瓤,它会尽职尽责地把水垢全都吸附到丝丝络络里,隔十天半月,母亲就拿出来将水垢清洗干净,再放回壶里。小时候,街上的孩子拿丝瓜秆当烟抽。谁家丝瓜子扯架了,赶到人家院子里,剪一节粗壮、干透了的丝瓜秧子,学着大人的样子,往嘴里一叨,划根火柴点上,煞有介事地吞云吐雾,感觉特“派”。只是味道除了苦和涩以外,啥享受也谈不上。我至今也没学会吸烟,不是学不会,压根就是不愿吸,就得“益”于当年抽丝瓜秆带给我的苦涩体验。

【城市微旅】

## 公园来串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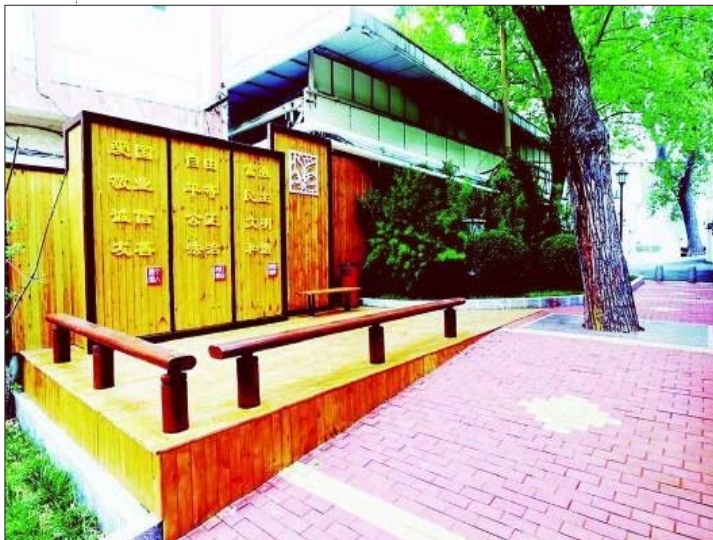
□赵峰

去年我放下方向盘,骑共享单车,走街串巷,边走边看。慢慢地看济南,细细地品市中。这一走不要紧,市中很多藏起来的秘密,毫无保留地让我看了个遍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市中区好像一夜间,烧烤和摊贩退路进厅,违章和临时搭建呼啦一声全倒了。取而代之的,竟是布满各个角落的口袋公园,堪称神速。

现在,蓬头垢面看不到了,占道的店铺没了,人行道宽了,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也分开了。口袋公园往那一摆,体面得像是换了一套崭新行头。有天早晨,我从此路过,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,中街东路口北那个小口袋公园里,几位老人正坐在那里,享受着清晨的清爽,看上去真像一幅画。逛公园不需要奔波了,出门就是,实现了零距离。梁庄街要窄不少,过去商贩云集的时候,如果一大早开车误入其中,就像孤舟进了汪洋大海,即使再急,想快一点,门也没有。蹭了谁家甜沫袋子,碰坏谁家豆浆盆子都不行。若是乱嘀嘴,本来想让路的,干脆就赌气挡个结实,还忘不了训斥:哪里走不好?偏偏走这里!

眼下的梁庄大街,可以扛根电线杆横着走,从英雄山路到建设路,绝对一气呵成,不用换肩。东侧路北的那个小公园,几乎就到了居家客厅里,开门一脚就能迈进公园。住的是普通楼房,享受的可是别墅待遇。我经常特意从此走,每次都能看到老人带着孩子,在小园里含饴弄孙。这里健身器材一应俱全,还有休闲的桌椅,最生动的一笔,应数北面的漏窗设计,隐约能看见墙内不少景象。少了进公园的生分,多了一种自家的踏实。南侧还有一个长条状的小园子,像智利地图,瘦得不能再瘦,中间还辟有曲折折的甬路,看去有不小的景深。南小园宜观赏,北小园的实用功能更强,这两个迷你园子,一实一虚,可看出造园者的精心。

最让人眼前一亮的的是两条斜马路,一条名头很大,济南人尽皆知。位于大观园西南,老市委北那条路,早先在济南因拥堵出了名;再就是七里山西路,东北西南走向,也曾热闹得不行。两条街都是市场,人行道上盖满了房子,全是各色小店。想购置东西,只要不是大件,鸡零狗碎的东西,这里一应俱全。两个集都是全天候的,



【实录】

## 百货大楼买的确良

□韦钦国

前几天,与家人一起去恒隆广场闲逛,当我给孩子说这里曾经是济南百货大楼时,孩子愣了半天说“没听说过”。其实,百货大楼存在了50多年,比我的年龄还要长,2007年才被现在的恒隆广场取代。

百货大楼在许多老济南人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家里老人曾在商业系统工作,据他回忆百货大楼最早叫“济南市百货公司第二零售商店”,1955年夏天开门营业,后来又改名“济南市院西大街百货商店”,“文革”那年才正式更名“济南百货大楼”,一直叫了40多年。查阅相关资料得知,老人对几个关键时间节点的记忆并没有错,百货大楼确实是建国后济南开建的第一个国有大型综合商场,吃的穿的用的在里面都可以买到。

当时百货大楼是济南地标式建筑,用“鹤立鸡群”来形容绝不为过,几十年来为济南市商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成为许多老济南人的记忆。尤其是逢年过节,更是人挨人,人挤人,非常热闹,购物、交钱都需要排很长的队。现在恒隆广场除购物以外,还有较强的娱乐休闲功能,殊不知当时的百货大楼也有类似功能,即使不带钱不买东西,来逛一圈也会让许多人自豪一阵子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某个夏日,早上起来一家人惊奇于大哥没有去上班,就问他是不是生病了,大哥说“有事,请假了”。待家人出去后,大哥拉着我说:“走,给你买好好去。”说完,就连跑带拽地拉着我来到百货大楼,直奔卖布的柜台,气喘吁吁对里面卖布的姑娘说:“同志,买几

尺的确良。”姑娘问:“几尺?”大哥愣了一下,不过很快反应过来,说:“给我俩做褂子用,你看几尺合适?”那时人们单纯善良,态度又好,姑娘看了看我大哥,又趴在柜台上向下瞅了瞅我,征求另一位年纪稍长的售货员的意见后说,“五尺差不多吧?”那位售货员看了我俩一眼,说:“嗯,差不多,多半尺吧,孩子长得快。”

大哥付了钱,那姑娘就拽过头顶上的一个铁夹子,把钱和票据夹起来,用力一推,只听“吱”的一声,那夹子就飞快地滑到了收款的地方,收银员(权且这样叫吧)找零后,又用铁夹子把票和找回的钱用同样的办法推了过来。在整个购买过程中,铁夹子不停地头上滑来滑去,我觉得好神奇。回到家才知道,大哥头天发了工资,听一个同事在百货大楼上班的家人说,百货大楼新进了一批布料,其中有的确良,大哥怕脱销了,就专门请了半天假去买,给他和我各做了一件很时髦的衬衣。穿着的确良,把下摆扎在裤腰里,让10岁的我着实在小伙伴和同学面前神气了很长时间。

的确良的化学成分是聚酯,透气性、舒适度与纯棉布料相比尚有差距。只是当时这种布料在大陆刚流行不久,加之人们新奇,虽然价格比纯棉布料还要贵,但许多人还是节衣缩食地买一件,因为在许多人看来,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衣才是“身份的象征”。

岁月不居,春秋代序,曾肩负着复苏济南商品市场、繁荣省城商品经济、方便市民生活重任的百货大楼,于2007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,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。

没有“一、六、二、七”之说,夜里还自动加班,很晚还灯火通明。人们在这里喝啤酒、吃嘎啦油子、撸串,通宵达旦,猜拳行令,声振屋瓦。七里山西路我是专程去的,眼下这条路“变脸”了,路面干净平整不说,两边的人行道全都空了出来,墙壁整洁一新。如皮孩子长大了一样,穿戴得体,举止文雅,举手投足都透着教养。这路的神来之笔是从路西爬进居民小区的那个园子,西边的小区在一个高台上,小园搭了几级台阶直爬居民楼下,绿地、绿树一映衬,那栋应该有不少年历史的筒子楼,本来苍老的面孔一下焕发生机,年轻了许多。我真没料到,园子还有这功能,除了美化环境,还有让老建筑、让陈旧的生活回春的功能,也是份意外之喜。

这一笔轻来轻去,像书法的飞白,留给人无尽的遐想。品质市中就是这样一笔笔用心而又不刻意地画出,自然而然地流露。

斜马路两头看去很大,实则是逼仄得要命的小三角地带,用木亭、草、石、树,巧妙地勾勒出一个画面,然后顺人行道延伸开来,直到尽头另一个小景观。站在任何一侧看,看到的是幽深,然而站在中间看,又一目了然,抬眼就可穷尽。园子的味道,和写文章一样,可开门见山,也可曲径通幽。如今的斜马路,像条扁担,一头挑着一个大花篮。有行家说:这活儿,别人还真没这手笔。

建新街一现代味道的小园,园子里充满了时尚元素,火红的雕塑和那些陈年建筑形成巨大反差和强烈对比,让那些灰灰的墙和瓦,也跟着活泼起来。有人说粉要抹到脸上,检查卫生都知道哪里是死角,门上沿一般都不愿意擦,因为一般看不到。公和街里就建了一个园子,而且绿化的水准一点不差于那些在路边显耀处的。市中区深胡同里的园子还有很多,我说这叫细节和踏实,细节往往决定品质的高低。

很多这样的小园子,都是贴着身子的,大的能走十几步,袖珍的可以装进口袋。小中见大不容易,很费心思,像是在微刻。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,能以径寸之木,为宫室、器皿、人物,以至鸟兽、木石,罔不因势象形,各具情态。《核舟记》中皆有记述,不需我赘言。现在的微刻能在发丝上做文章,口袋公园无疑也是微刻的一种,也像是圆桌上溜冰,有限的天地,无限的感觉,这就是艺术。咫尺天地,辽远世界。

口袋公园形成于上世纪,1967年5月27日美国景观设计师罗伯特·泽思的位于美国纽约53号大街的佩雷公园正式开园。最近市中也多了几处大口袋公园,在中海国际社区东侧的山坡上,四千多平米很是壮观。距此不远,在南外环的蓝天苑小区门口,也有一处较大的口袋公园,听说华润小区那里也有一处。这些口袋具备了规模,几乎和城市公园无二致,含纳的园林元素更丰富。

感动于市中布了那么多绿,建设了如此多精致小品,我最感动的是那些散落在犄角旮旯里的小园,没有炫耀,更无献媚,让人无时无刻不沉浸在绿色中。绿,一直到家门。早晨打开门,就会有公园进来串门,不会觉得突然,渐渐地,公园成了你的左邻右舍,亲朋好友。